

文匯講堂

传播人文关怀 汇聚高端名流 讲得通俗易懂 堂中尽情交流

2014 年 9 月 13 日 总第 79 期

报名、话题网页：<http://www.whb.cn/zhuzhan/jiangtang/>

文汇讲堂招聘项目实习生

因工作需要,文汇讲堂亟需招聘“文学季”项目实习生 2 名,分别负责传播、会务;采访撰稿,编辑等工作。

中文系硕、博生优先。能力匹配、时间充裕、责任心强为首选,略有薪酬。

报名方式:

请将简历发送至 wenhuijiangtang@163.com, 邮件标题注明“应聘文汇讲堂项目实习生”。凡信必复,您的能力助推讲堂的精彩。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李肇星
主讲嘉宾

山东股南人。1964 年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翻译班学习。1970—1993 年,历任驻肯尼亚使馆职员、随员,外交部新闻司副处长,驻莱索托使馆一秘,新闻司司长、外交部发言人, 外交部部长助理。1993—2003 年,历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表、特命全权大使,驻美大使,外交部党委书记、副部长。2003—2007 年,出任外交部长。2008 年—2013 年,任十一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现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会长、中国翻译协会会长。出版有《青春中国》、《说不尽的外交》等著作。



冯绍雷
对话嘉宾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教育部国家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智库——华东师大周边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大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现任俄罗斯瓦尔代论坛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学部委员、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战略学会副会长等职。主要研究领域:战后国际关系史、俄罗斯与欧亚地区的历史与当代等问题。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著作多部,屡获嘉奖。其中《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 年以来的俄罗斯》获教育部第三届全国高校优秀成果一等奖。

“西方式秩序”需要拐点？

基辛格的均势外交思想

从国际格局的角度来讲,多极是实现均势外交的前提条件。基辛格是多极均势理论的主要代表,他关于世界稳定性的思想正是围绕多极体系的均势问题展开的。他认为,世界上只有两条道路通向稳定,一是霸权,一是均势。与霸权相比,均势则更为可靠,因为霸权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基辛格强调,“没有均势就没有稳定”,基辛格所追求的均势,就是世界各地区、各力量中心之间的权力平衡。在他看来,构成世界秩序的权力均势应该是多极的。基辛格的博士论文虽然是以卡斯尔雷勋爵和梅特涅亲王为主角,但是他所着力宣扬的实际是这两位外交家如何在英、俄、普、奥、法之间寻求平衡,从而在维护自己的有利地位的同时,保持欧洲大陆的稳定。事实上,如果没有力量相当的其他国家的存在,均势外交就失去了推行的客观前提。

从国家层次的角度讲,均势外交的推行者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的维护本国的利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均势的推行者都是为了维护本国的霸权地位而服务的。奥地利是一个残存的封建大国,国内制度十分脆弱,极力推行均势外交的梅特涅在对外政策上,主要运用外交手段,甚至采取组织大国首脑会议的形式,也就是利用均势外交,在大国抗衡之间因势利导的推行“分而治之”的策略,从而获得“强权政治”的支配地位,使奥地利一度称霸于欧洲。

而另一个均势外交的功臣英国的陆军大臣和外交大臣卡斯尔雷为了维护英国的霸权地位,坚决警惕和反对一个国家控制欧洲大陆,同样主张推行均势外交,正是在这两个人的推动下,均势外交才在当时的欧洲舞台上大行其道。

西方式世界秩序只存在过很短时间

8 月 29 日,基辛格在《华尔街日报》撰文,对其

编者按:

作为上个世纪 70 年代美国的头号外交家,基辛格推崇的“均势”外交给他带来了赫赫声名,他的这一思想和作风左右着那个时代的美国外交走向。均势外交在 21 世纪中前期仍有实施的极大可能性,因而加强对其了解具有现实意义。不过,基辛格本人在 2014 年新书《世界新秩序》中毫不留情地指出:秩序——这个支撑起现代文明的概念正经历危机。

新书《世界新秩序》的主要观点做出阐述。“利比亚陷入内战、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正在叙利亚伊拉克边境建立自诩的伊斯兰国、阿富汗年轻的民主正面临瘫痪的危险;与此同时,(美国)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和对华关系也出现新的问题,美国在合作的承诺与公众指责间左右为难。”

“至少在本世纪初,一个由美国式理想和欧洲国家和均势概念相混合的世界秩序可能存在过很短一段时间,然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从来没有认同过这一西方式的秩序。如今的乌克兰危机与南海争端等正让其他国家对西方式秩序的保留意见变得更加突出。”

基辛格指出——“西方社会建立与鼓吹的秩序正面临着拐点。”

他对均势外交的发源地欧洲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欧洲想建立一套超越国家、完全建立在软实力原则上的外交体系,但一个剥离了国家战略语境的外交政策能否维持世界秩序让人怀疑。在欧盟还不能建立一个类国家实体之际,为内部不同的势力留下权力真空,也让其国境线出现势

力不均。”对于亚洲,基辛格认为,“与欧洲的挑战完全相反,各国认同的体系与均势原则毫无关系,这再小的分歧也可能引发激烈冲突。”

这只是表面现象,基辛格写道,“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忽略国境线,外交政策则是强调它,不管后者目标是协调冲突还是追求世界秩序。”

重新阐释“世界秩序”

基辛格认为,现有国际秩序失败的第三个原因则是目前解决国际社会缺乏解决危机的机制。他在文中承认,虽然现在为了解决危机所产生的会晤机制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但这些会议仅仅是“拖延解决具体问题”罢了。他在文中称,“当今的国际准则不能仅仅以共同声明的形式确立,必须成为上升到成为共同信念的高度。”

指出了问题,基辛格也尝试给出自己的药方,“需要一个连续的政策以及对于秩序这一概念的全新阐释,秩序这一概念应该和不同地区的秩序,以及不同地区秩序之间的秩序相联系。这些目标并非一定要自我调和;例如某地区的激进运动或许能给该地区带来秩序,但会给其他地方带来动荡。一个国家派兵占领另一个国家或许能给该地区带来表面上的和平,但却可能给世界其它地区带来危机。”

基辛格呼吁美国,为了在 21 世纪的世界新秩序中扮演负责人的角色,美国应该先问自己如下几个问题:我们到底需要阻止什么,就算不计后果、单枪匹马也需要吗?我们到底需要得到什么,就算没有国际社会的支持也需要吗?如果只有我们的盟友支持我们还需要做吗?我们必须避免做什么,哪怕面临着盟友以及多国阻止的压力?我们追寻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为了追寻这一价值到底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历史不会同情那些为了贪图安逸放弃身份认同的国家,但也不会保证那些即便拥有最崇高理想,但缺乏全面地缘政治战略的国家的成功。”基辛格写道。

本版整理 孔冰欣

七年的等待

■文汇报记者 李念

6 月底在和平饭店采访李肇星外长时,他对我 and 同去的两位年轻同事说,欢迎“小老朋友”。此话不假,从我认识李外长起至今快 10 年了,而力邀他做客文汇讲堂也有 7 年了。

2006 年,我在文汇报海外部担任环球视窗主编。有一个周五下班前,陈启伟副总(现新民晚报党委书记、总编)对我说,“外交部长李肇星明天应上海作协之邀在锦江小礼堂有个报告,你想办法去采访他,写近距离。”见我满脸诧异,他扔下一句,“去不去由你。”当时报社刚开出了长篇人物版面“近距离”。我心里嘀咕,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的近距离采访稿是领导约好时间约好地点,然后同事前往北京采访成稿的,而这次……

当晚我真的没有睡好觉,除了陈总的这句话,我几乎一无所知。除了搜集资料,就是焦虑。第二天,我硬着头皮提前去了锦江小礼堂,找到了贵宾室,又硬着头皮“闯”了进去,李肇星正和金炳华(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聊天,我硬着头皮“漠视”秘书们的森严目光,打断他们的聊天,向李外长递上名片,他抬眼问我,“哪个学校的?”“华师大中文系的。”“哦,厉害的,我当年想考也没有考上。”接着我就蹭了旁边的一个座位坐下,听领导们聊天,聊的都是文学和作家。李肇星也是中国作协会员。等到一行去会场了,我走近李外长,悄悄地问,“结束后我可以采访您吗?”他对秘书说,“我们有时间吗?”秘书丁孝文一脸严肃说,没有。

于是,我就坐进了会场听李外长的演讲。他很博闻强识,数字都很具体。但在我而言,已经被沮丧笼罩,结束后,看着一长队的贵宾离去,我愣愣地站在那里。人群散尽,我听到了服务员的对话,对话中,我推测出李外长的人住房间号。就又硬着头皮拨了个内线,真的是李外长的声音,很客气,但是说都安排满了,至少晚上应邀去观看马戏表演。我也苦笑着“外交”了几句。

下午回到办公室,疲惫不堪的我开始整理笔记。总有种隐隐的不甘。

我决定等。

晚上近十点,就在锦江宾馆的大堂,我快要睡着时,李外长被三五人簇拥着回来了。我上去打招呼,“啊,记者同志,这么晚还没回去,那一起上去聊聊天吧。”他还记得我。于是,我就随着上楼,听他们聊天,大概见缝插针地问了几个问题,当然,我听到、看到了很多。

几天后,我把近 8000 字的长篇采访传真给丁孝文,又几天后,丁孝文传真回了修改过的采访稿,凡是外交场上的“争锋相对”都删去了。稿子不久就刊发了,题目叫《李肇星:外交场外的素描》,反响当然很好。算来,是国内第一篇长篇人物采访,以后也很少看到类似的文体。后来,我在他的散文集《从未名到未名》里看到了一个故事。钱其琛外长出访苏联的头等舱中,一位日本驻华记者突然出现要求采访,着实让陪同人员们有些为难。李外长在文中写道:我佩服这位记者的专业,他是根据公开信息算出出访的日期,并提前买了头等舱。

(下转第 3 版)